

“新石器时代的东北”丛书从三个角度解构史前东北区位价值 多维视野下的文明溯源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双通道优势造就天然枢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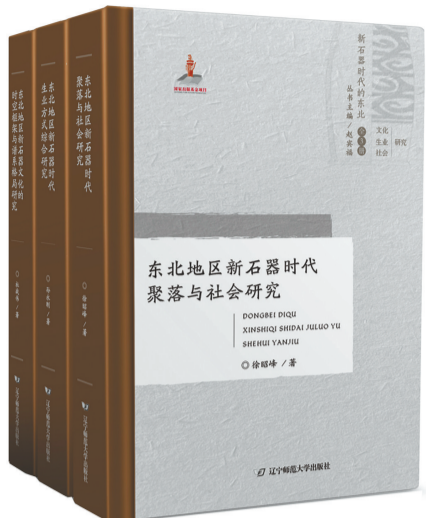
丛书包含《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与社会研究》和《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与社会研究》。书中所指的东北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丛书的学术目标即聚焦于此。

从考古的学术地位来看，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一是东北地区是一个完全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独立考古学文化区，其各文化的起源和族群的形成均是原生的、多元的、互动的；二是作为中国的东北地区，它通过陆路和水路，分别与黄河中游和黄河下游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和交流，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是作为世界的东北地区，它是东北亚考古和东北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与社会研究》作者徐昭峰先生从“聚落”这一视角来解读东北新石器时代的社会。长期以来，大众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多集中于黄河、长江流域，然而考古实证与聚落研究表明，以辽宁为核心的东北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一极，更是整个东北亚区域的文化交流中心与文明辐射枢纽。

从区位与传播价值来看，东北地区是连接中原与东北亚的天然枢纽，拥有两条千年文明通道。陆路依托辽西走廊、燕山南北连通中原腹地与北方草原；海路依托渤海海峡，打通环渤海文化圈互联互通的通道。依托双通道优势，东北成为史前文化双向传播的核心节点：中原的农耕技术、礼制文明向北传入东北腹地，进而辐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北方草原的作物、畜牧技

辽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10月推出的“新石器时代的东北”丛书，立足考古实证与聚落研究，从三个维度构建完整的史前东北文明研究体系，层层递进、系统溯源，精准解答了东北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特质、社会形态、生业结构与交流互动，为解锁东北史前文明的真实脉络、重塑区域文明定位提供了权威典籍支撑。



术、域外特色文化经东北传入中原，形成了跨区域、跨国界的文明交流互鉴范式。

同时，东北地区史前九大文化区的差异化发展，造就了文明的包容性与延展性。这种多元共生、开放交融的文明特质，让辽宁及东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不仅是东北亚区域文明的发源地，更是文化传播、技术互通、族群交融的中心。

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圣都”

对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研究，红山文化是一个必谈的话题。徐昭峰认为，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圣都”，最核心的表现是功能纯粹、礼制独尊。在牛河梁遗址全域范围内，核心遗址均为高等级礼制建筑，几乎未发现普通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零散遗存。整片区域不服务于日常聚居，而是专属祭祀、崇祖、礼天的神圣空间，这种纯粹的礼制功能，是普通聚落、区域性中心聚落无法比拟的。

遗址的规模等级与社会组织高度成熟，印证了“圣都”的统领地位。牛河梁大型礼制建筑体量宏大、工艺规整，大规模工程的营建，需要统筹跨区域的人力、物力、粮食资源，绝非单一部落可以完成。这足以证明，红山文化晚期已形成成熟的层级社会与资源调配体系，是中华礼制制度、等级制度的源头之一。

此外，遗址具备全域统领的精神凝聚力。牛河梁的祭祀礼仪、文化信仰，统一了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的精神内核，成为维系区域族群融合、社会稳定的核心纽带。不同于普通聚落的局部影响力，牛河梁的文化辐射覆盖整个辽西、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北部地区，是当之无愧的文明核心。

辽东半岛成为文化交流中转站

东北史前文明交流体系是散布在三本书中的重要内容，而辽东半岛是不可或缺的核心枢纽，尤其以渤海海峡连接胶东

半岛的海上通道，与辽西走廊陆路通道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东北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交流的双核心格局，其历史价值与战略地位贯穿整个史前文明发展进程。

在徐昭峰看来，辽东半岛虽在地理上隶属东北，却长期归属于环渤海文化体系，与山东胶东半岛文化同源、文脉相通。特殊的区位使其成为南北文化交融的中转站，既承接东北本土文化滋养，又深度吸纳黄河下游海岱文化的先进元素，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特质。

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构筑起来的这条海上通道，是史前技术、物种、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技术，沿淮河、黄河下游传入胶东半岛，再通过渤海海峡海上通道传入辽东半岛，逐步向北、向东传播至东北腹地、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构建起东亚最早的水稻传播体系。同时，东北地区的岫岩玉、珍贵毛皮等也经辽东半岛南下，反哺胶东与中原地区，形成双向互通的文化传播格局。青铜时代辽东双房文化的青铜短剑、石棚建筑等特色遗存，广泛辐射东北亚多国，也是半月形海上通道文化交流的直接成果。

从战略价值来看，胶辽海上通道自古便是避障迁徙、商贸往来、军事通行的关键路径。历史上中原战乱时期，大量人口通过海上通道迁徙避难，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理念，持续推动东北文明迭代。战国至汉代大连牧羊城的兴起，印证了辽东半岛早已出现兼具海港转运、军事防御功能的早期城市，是环渤海海上交通、物资贸易的核心枢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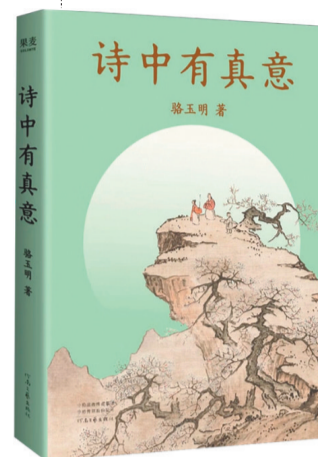
时至今日，胶辽海上通道的价值依然延续。史前形成的陆海联动、双向交融的文化格局，为辽宁、大连打造东北亚文化交流、经贸合作中心城市，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

聊书

方块字里有意蕴

姚雪痕

横竖撇捺，点折钩提，一笔一画里，藏的是山河意境，载的是华夏底蕴。本期，我们从两本书籍中，品读诗文里的汉字风华，领会汉字独有的无穷魅力。



《诗中有真意》
骆玉明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骆玉明是何许人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辞海》编委，人称“复旦中文系最有魏晋之风的教授”。他解读古诗词不拽酸文、不搞考据，东北话叫“唠诗”，特别受欢迎。就连著名作家王安忆也是他的粉丝，为了听他的课，早早便去抢位子，那些晚到的同学，坐在地上也要听。前几年，骆老师跑到网上开设古诗词课，一上线，点击量直接接到50万以上。这人气，不服不行。

这本书，用“骆式解读法”讲解了74首古诗词。其中有不少我们小时候学过、背过，一到考试，让默写、让翻译，那是相当地痛苦。为啥？咱没听过骆老师的课呗。

在书中，骆老师用幽默或尖锐的语言，把原本艰涩难懂的诗词意境，解读为自己对于诗词中所表达的人生智慧和人生哲学的分析。比如《汉乐府·江南》，他不说什么“生动地描绘了江南水乡采莲的画面”之类生硬的话，上来先引用了庄子与惠子关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争论的故事。他说，人在观察外部事物运动的时候，内心会产生模仿活动，进而将自身情感投射其上，从而达到物我化一的境界。庄子虽是诡辩，但他确实通过这种“内模仿”和“移情”，感受到了鱼儿的快乐。回到这首诗，他说采莲人如庄子在濠梁上一般，与鱼儿产生了共情，人成了鱼，鱼也成了人，感情就这么沟通起来了。

这么一解释，诗里的字句是不是瞬间具象化，变得可触可及了？

全书74首诗词，没有陈词滥调，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有趣、灵动，让人记忆深刻。我想，如果小时候读过这本书，背起古诗词来，也许就不觉得枯燥了吧。

对于不同的人，汉字意味着什么？

对于作家，汉字是记录世间百态的语言符号；对于学者，汉字是探寻文化根脉的密钥；对于书法家，汉字是承载审美风骨的艺术载体；对于普通人，汉字是识字读报的工具、连接情感的纽带……



《汉字看中国：字里行间的文明与生活》
孟德宏 著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至今、仍在广泛使用的自源性文字，汉字与中华文明同根同源、血脉共生，早已超越单纯记录语言的符号意义，更是中华书法艺术的灵魂载体。鲁迅先生曾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盛赞汉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这足以说明，汉字不仅具备高效的信息传播功能，更蕴藏着独一无二的艺术审美价值。

每一个汉字，都是先民体察天地万物、凝聚千年智慧的心血结晶，透过一个个汉字，可溯源中国人几千年来生活方式、审美情趣、洞悉其精神信仰。

这本书，以汉字为线索，循着文明演进的脉络，从渔猎、耕种、饮食、服饰、居住、舟车、民俗、生命8个领域，解码古人的生存劳作、日常起居、伦理风俗与生命观念，让我们在识读汉字的同时，读懂文明演变的历程。

李白身世考

张永涛

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接受那个“谪仙人”的标签：他骑凤饮露、邀月吟星、红尘滚滚、渡尽劫波。金文京的《李白：漂泊天涯与愁心寄月》剥开层层浪漫想象，解谜李白生平。书中那些大胆而富有洞见的推测，虽未必每一条皆为定谳，却足以令人耳目一新。

乡关何处？谪居条支宰于碎叶
李白的出生地是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祖上“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则称：“隋末多难，一房被宰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新唐书·地理志》安西都护府下辖条支都督府和碎叶镇，李白曾在送别友人的诗中感叹“乡关渺安西，流浪将何之”。

条支都督府位于今天的阿富汗加兹尼，近开伯尔山口，是出入印度的孔道，碎叶镇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

马克，是唐代丝路重镇。两者均在玄奘取经路上。安西都护府属条支，对碎叶则长期实控，其镇立于679年，并于719年。因此可以合理推测，李家在碎叶立镇后从条支搬来——701年李白即出生于此——又在唐朝弃置碎叶前迁居四川绵州。

条支和碎叶都是商路重镇，后者尤其是粟特商人的重要据点。李家大概也以经商为生计，陈寅恪说，“（李白）其父之所以名客者，殆由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因以胡客呼之，遂取以为名。”杜甫在夔州时有诗，“高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可见唐代确有胡商出入四川。

家中有矿？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花间金裘换美酒的事，估计干了不少，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李家到底经营何等产业，能供

他如此使酒负气有钱任性？麦朝枢认为李家迁居的绵州是有名盐铁产地，推测李家经营冶铁业，郭沫若受此启发，据李白《万愤词投魏郎中》“兄九江分弟三峡”的诗句，认定李白的兄弟在长江沿线经营着商业网路。

金文京拈出《秋浦歌》第十四首，“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报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认为报郎是指脸被炉火映红的冶冶工匠，据以推测李家确实经营冶冶产业。李白涉及冶冶的诗还有很多，诸如“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提携采铜客，结荷水边沐”，甚至安史之乱发生后，李白替御史中丞宋若思上书，在提议朝廷迁都金陵的表章中还鼓呼当地“银坑冶冶，连绵相属，炉冶为金穴”……为何向向不离矿？《秋浦歌》所描述的，是否正是当时工人生产冶炼的场景？

传统解读倾向于将这些描述解释

为修道炼丹，但修道炼丹极少如此实写矿冶之事，如曾长期学道的李贺在诗中写道：“平生论兵轻白起，端欲采芝追角里”“烧丹未得不死药，拿舟海上寻神仙”。此等采药寻仙与李白的采矿冶炼际判然。

据传世诗文，李白曾长期徘徊居留于秋浦南陵宣城当涂一带，其墓就在当涂县。秋浦今属安徽池州贵池区，据《贵池县志》，当地矿产有金银铁铜铅锌锡等，采矿业历史悠久，已绵延2000余年。

李白出身于矿冶家族的推断如果成立，不仅“千金散尽还复来”能得到合理解释，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重新看待李白与道教的纠葛，矿冶往往与道教炼丹术共用同一资源空间，甚至共享同一套话语体系。李白反复出入皖南矿区，很可能并非单纯的“求仙问道”，而有更为务实的经济背景。

沈从文和他的同路人

尤 莹

朝房里，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讲解唐宋的铜镜。年轻人听得入了迷，两人约好第二天再来。就这样，一连一个星期，沈从文陪着这名从朝鲜前线回来的志愿军战士，把西朝房的展品看了个遍。直到分别那天，年轻人才壮着胆子问这位博学的“讲解员”尊姓大名。对方回答：沈从文。

这个年轻人叫王羿，那年23岁。40多年后，王羿讲述起这段往事时，一切仍历历在目。他说自己“吃了一大惊”——他在上海时读过沈从文的作品，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却怎么也無法把眼前这位慈祥的老先生和那个享誉世界的沈从文对应起来。就这样，一个老作家，一个对文物尚一窍不通的年轻人，在午门的展厅里，因为一面面铜镜，结下了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学术因缘。后来，学美术出身的王亚蓉也加入进来。“三人小组”成就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纺织考古的开拓事业。

张倩仪的新著《锦衾薄：沈从文与王羿、王亚蓉的服饰故事》（以下简称《锦衾薄》），就从这个令人动容的起点写起。说到写沈从文后半生的书，读者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不同于张新颖从文研究资深学者的身份，张倩仪并非沈从文研究的学院派学者，而是一名历史学博士出身的资深出版人。正是因为《中国古代服

饰研究》的出版工作，她与沈从文、王羿、王亚蓉结下不解之缘。她保存了采访王羿的珍贵录音，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种基于出版工作建立的关系，赋予了她一种独特的身份——她既是这段学术史的追溯者，也是近距离观察者，甚至可以说是参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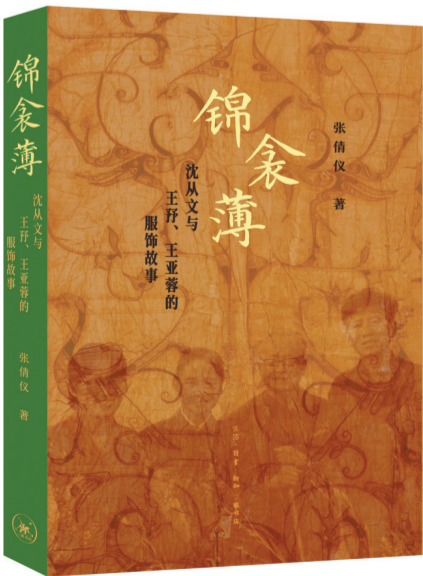
如果说张新颖是在书斋中完成了一次严谨的精神传记重构，那么张倩仪则带着更多的“在场感”进入叙事。她的文字有温度、有细节、有人物的呼吸和表情。这种差异，折射的是两本书完全不同的定位。张新颖写的是沈从文这“一个人”，以个人的后半生为经线，探讨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张倩仪写的则是沈从文、王羿、王亚蓉这“三个人”，以一门学问的薪火相传为纬线，讲述服饰研究如何从一个人的痴迷，变成两个人的接力，再变成三代人的事业。而《锦衾薄》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正在它写出了“多人”的意义。

在过往关于沈从文后半生的叙事中，王羿和王亚蓉往往作为“助手”一笔带过的。我们知道有这两个人，但不知道他们是谁，从哪里来，为沈从文做了什么，自己的人生又因此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张倩仪用大量篇幅填补了这个空白。自午门偶遇之后，王羿便与沈从文保持着联系。真正让他大显身手的，是1972年发

掘马王堆汉墓——那座惊世古墓出土了仅重49克的素纱襌衣，成为中国纺织考古的里程碑。此后，辽陵马山楚墓、法门寺唐塔地宫……王羿跟随沈从文，从门外汉成长为纺织考古学科的开创者，最终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中国考古史的丰碑上——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故宫午门一次偶然的参观。

王亚蓉原本是一名玩具设计师，因为偶然结识沈从文，便主动提出帮助画图。从此，这个学过美术的姑娘踏上了纺织考古之路，最终成为中国“绝学”学科的带头人。正如书中那句精辟的概括：如果没有那次午门邂逅，王羿不会成为中国纺织考古学科的开创者，王亚蓉也不会以“绝学”学科带头人的名声闻于天下。是热忱和奉献，让三个人的命运都改变了。

张倩仪的高明之处在于，她没有把王羿和王亚蓉写成沈从文的“背景板”，而是把他们作为独立的、完整的人来写。他们各有各的性格、各自的挣扎、各自的人生选择。张倩仪在后记中写道：“其间命运的磋磨、苦难的经历、精神的苦闷犹如布满荆棘的荆棘，刺痛人心，但璀璨的成就、美好的品德与温暖的瞬间，又像荆棘上开出繁茂的花，美不胜收。”荆棘与花——这大概是理解《锦衾薄》这本书最准确的意象。



沈从文先生是著名文学家，亦是物质文化史家。在他的后半生中，成就最大也令他倍感艰辛的便是中国古代服饰与物质史研究事业。1953年午门下的一次邂逅，开启了沈从文与助手王羿、王亚蓉“三人小组”筚路蓝缕的服饰研究与纺织考古之路。

1953年夏天，故宫午门。年已半百的沈从文穿着白衬衫，在历史博物馆的西

本报调查——你最想读的书

姚雪痕

多少次暗下决心每天读书一小时，却总是被琐事打断，书签长久停留在同一页；偶然听到一句触动人心的话，溯根求源才发现，那是出自躺在收藏夹里迟迟未读的经典；案头总有几本略翻过的书，无声地陪着我们在忙碌中辗转；总算有片刻闲暇，却难以静下心来与文字温柔相遇……

但没关系，书香从不会缺席。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在《辽宁日报》阅读版的方寸之间，我们与您共赴书海之约，读书、立学、立身。

不必追求速度，无须苛求数量，翻开书页，便是与美好相遇的开始。快与慢，多与少，从不是阅读的标尺，读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终将化作成长的力量。

扫码参与“你最想读的书”问卷调查，说出您最喜欢的图书推荐方式是什么？近期最想读的是哪一本书？我们期待聆听您的声音，与您共赴一场与文字的约定，以阅读为光，丰盈岁月，不负韶华。

本次调查旨在收集读者对各类书籍的兴趣倾向、阅读习惯，以及具体的书目期待，以便为您提供更精准的阅读服务和资源推荐。

